



大会

Distr.: General
7 August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八届会议

临时议程* 项目 23(b)

发展方面的业务活动：南南合作促进发展

南南合作情况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7/185](#)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关于南南合作情况的全面报告。报告强调了全球挑战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报告还评估了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所载建议的执行进展情况，特别是联合国发展系统为支持 2022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以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采取的众多举措。报告还分析了报告所述期间执行 2020-2024 年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情况。报告最后就如何进一步加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对加快实现《2030 年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提出了建议。

* [A/78/150](#)。

** 由于提交办公室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处理。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77/185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全面报告，说明南南合作情况，包括第二次联合国南南合作高级别会议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所载建议的执行情况。报告涵盖 2022 年，在大会第七十八届会议审议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项目时，提供了分析信息和循证、务实的建议，为南南合作的审议提供信息。报告对于将于 2023 年 9 月举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十分重要，其标志着《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点，因为报告强调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交流、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融资快速取得进展的基于需求的模式的作用。
2. 本报告借鉴了对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在联合国各实体间进行的调查以及对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年 1 月至 12 月在会员国、联合国各实体和驻地协调员间进行的四年度全面政策审查调查的答复。该报告还综合介绍了联合国各实体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有关的正式文件、网站和出版物中所载的信息，以及南南全球思想者网络成员发表的研究。
3. 本报告第二节阐述了全球挑战以及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第三节审查了联合国发展系统在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建议方面取得的进展。第四节审查了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协调的 2020-2024 年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运作和执行进展情况。第五节载有关于进一步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所需措施的结论和建议，这种合作是迫切需要的加速器，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在多重和相互关联的危机面前从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疫情中恢复。

二.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中的全球挑战及新出现的问题和趋势

A. 应对 COVID-2019 和乌克兰战争的社会经济影响

4.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破坏性社会经济影响破坏了执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疫情扰乱了供应链，迫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或极端贫困，增加了整个南半球的债务和通货膨胀，并加剧了世界各地的不平等，包括疫苗接种不平等。2022 年，发展中国家继续受到这些全球挑战的最大影响，乌克兰战争和其他武装冲突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这些挑战，导致债务水平上升、经济放缓、通货膨胀以及粮食和能源危机。要克服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多重影响，需要前所未有的全球团结。
5. 在 2021 年 6 月举行的第二十届会议上，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重申了南南合作在疫情期间的重要作用 and 更高的价值，并强调支持这种合作的团结使发展中国家能够从其南方伙伴那里获得疫苗、药物和个人防护设备。随着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范围的扩大和基于团结的合作模式，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仍然是发展行动的重要模式，不仅是为应对疫情的直接影响，也是为建设未来复原力和转型体系。

6.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继续在包括巴西、埃及、印度尼西亚和阿联酋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发 COVID-19 疫苗和建立疫苗生产设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联合国各实体进行的调查，202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区域 COVID-19 恢复项目提供了医疗废物管理设备和材料、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并支持在亚洲-太平洋区域五个国家加强卫生系统的体制，直接和间接受益者约有 1 400 万人。

7.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全面获得疫苗仍然是一个挑战。到 2022 年底，最不发达国家只有 43%的人口接种了疫苗，而发达国家为 75%。¹

8. 南方开发银行也继续在资助发展中国家从疫情中复苏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包括为各地区项目融资的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美洲开发银行和非洲进出口银行等区域开发银行。

9. 到 2022 年底，新开发银行提供了超过 100 亿美元的贷款，以支持其成员的应急反应和经济复苏，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² 2021 年，该银行的成员扩大，包括了孟加拉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022 年，埃及和乌拉圭表示有兴趣作为成员加入该银行。

10.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 2022 年将其疫情危机恢复机制融资额增加到 200 亿美元，将期限延长至 2023 年底。截至 2022 年 2 月，25 个成员国共批准了 46 个项目，总额 116 亿美元：34 亿美元用于公共卫生部门；23 亿美元用于融资和流动性；59 亿美元用于经济复原力和政策融资。³

11. 在拉丁美洲，美洲开发银行承诺了约 80 亿美元，次区域开发银行，即拉丁美洲开发银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和加勒比开发银行，集体承诺了 120 亿美元，通过资助包括卫生措施在内的紧急方案和提供应急信贷额度，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⁴

12. 非洲进出口银行继续其疫情贸易影响缓解机制和 15 亿美元的疫情合作应对机制。疫情贸易影响缓解机制帮助银行成员国减轻和管理疫情对非洲大陆的金融、经济和卫生影响，而疫情合作应对机制则帮助非洲经济体抵御商品价格冲击和采购医疗用品。⁵

13. 全球南方的一些开发银行也在 2022 年重新调整了公司战略，以应对疫情。例如，伊斯兰开发银行将其 2023-2025 年战略重点转向促进从疫情造成的经济损

¹ 见 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uploads/sites/45/LDC-vaccine-31-Dec-22.pdf。

² 见 www.ndb.int/projects/covid-19-emergency-assistance-info-hub。

³ See www.aiib.org/en/policies-strategies/COVID-19-Crisis-Recovery-Facility/index.html。

⁴ See Georgina Cipoletta Tomassian and Tarek Abdo, “Development bank financ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No. 272 (Santiago,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2).

⁵ See www.afreximbank.com/afreximbank-recognised-for-role-in-africas-fight-against-covid-19。

失中复苏，同时解决贫困问题，建设抵御未来经济冲击的能力，并推动绿色经济增长。⁶

B. 应对债务危机

14.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2 年 10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计 2022 年全球平均通胀率将升至 8.8%，而全球增长预计将继续放缓，2022 年降至 3.2%，2023 年降至 2.7%。⁷ 不断上升的利率，全球增长变缓，可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约 60% 的最贫困国家已经面临债务困扰高风险，其中一些国家已经陷入困境。⁸

15.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最新数据，2020 年，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资金缺口增加了 56%，总额达 3.9 万亿美元。⁹ 虽然官方发展援助在 2020 年增加到 1 622 亿美元，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但全球通货膨胀降低了其购买力。与此同时，经合组织预测，在 2020 年至 2025 年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还本付息预计将达到平均 3 750 亿美元。¹⁰

16. 《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是，“许多国家有可能更深地陷入不可持续的债务和紧缩循环，而贫困和饥饿事件正在增加”，60% 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已经面临债务高风险或陷入债务困境。¹¹ 最贫穷国家利息费用上升仍是 2022 年的一个主要挑战，因为这些国家面临利率上升、经济复苏放缓和持续的收入亏空。此外，由于外债还本付息额增加和经常账户逆差扩大，许多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外部融资总需求不断增加。

17. 在这方面，《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通过将所有资金流动和政策与经济、社会和环境优先事项相结合，继续充当可持续发展筹资的全球框架。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高级代表认识到，“需要酌情通过旨在促进债务融资、债务减免和债务重组的协调政策以及健全的债务管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债务可持续性，并将继续支持符合重债穷国资格的其他国家努力完成重债穷国倡议进程”。他们还认识到南南合作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替代”，并承诺“加强三角合作，以此作为手段把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用于发展合作”。

⁶ See www.isdb.org/news/supporting-resilience-and-sustainability-through-south-south-cooperation.

⁷ 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应对生活费用危机》(华盛顿特区，2022 年)。

⁸ 见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22/12/06/debt-service-payments-put-biggest-squeeze-on-poor-countries-since-2000。

⁹ See OECD, *Global Outlook on 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23: No Sustainability Without Equity* (Paris, 2023).

¹⁰ Ibid.

¹¹ 见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2022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纽约，2022 年)。

C. 紧急采取气候行动

18. 应对气候危机需要所有国家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南南合作是南北合作的重要补充。全球南方国家继续站在抗击气候变化的前线，并且是受气候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他们一直在创新和开发广泛的适应和缓解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与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以土著知识和本土技术为基础。一些南方国家也拥有当代尖端设备、技术和专业知识。源于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技术往往可能适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为地理气候、文化和社会经济条件相似。发展中国家认为南南合作对气候变化的价值反映在它们根据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做出的最新国家自主贡献中，这些贡献越来越多地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重要的气候行动模式。

19.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执行《巴黎协定》的进展与实现《2030 年议程》及其目标的进展密不可分。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管理的各项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即印巴南减缓贫困和饥饿机制、联合国南南合作基金、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和佩雷斯-格雷罗南南合作信托基金，在 2022 年继续为具有强有力的气候行动组成部分的项目提供资金。

20. 在区域间和区域层面，通过区域机构、框架和倡议开展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南南合作。2022 年，非洲联盟敲定了其首个气候变化和复原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2022-2032 年)。2022 年联合国各实体报告的气候变化方面南南合作的例子包括，由建设和平基金支持并由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建设和平支助办公室管理的太平洋气候安全项目，该项目正在帮助加强低地环礁国家，特别是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和图瓦卢的知识交流和赋权，以应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安全威胁。开发署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支持由印度牵头的国际太阳能联盟，以及非洲和中国、印度和土耳其以及印巴南减缓贫困和饥饿机制之间的南南伙伴关系。国际太阳能联盟将惠及非洲和亚太区域 10 个国家：贝宁、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南苏丹、苏丹、多哥、图瓦卢和乌干达。印巴南减缓贫困和饥饿机制正在部署太阳能水泵系统，以扩大家庭和农业对清洁、负担得起的能源和安全水的获取，该项目正在由开发署印度办事处实施。另一个例子是区域可持续能源中心全球网络，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 2022 年继续与次区域经济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合作，牵头行动，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快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过渡。此外，2022 年，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合作，通过城市一级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编制了创新气候行动汇编。

D. 推进数字化和科学、技术与创新

21. 疫情继续加快向数字技术的过渡，通过新的通信、工作、商业和金融方式，促进对社会经济挑战的新解决方案。不过，尽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太平洋的一些小岛屿发展中国家，¹² 疫情成为数字倡议的催化剂，但总体而言，全球南方的数字化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衡。2022 年，最不发达国家只有 36% 的人口使用

¹² 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字经济报告》，太平洋版，2022 年：努力创造价值和包容(2022 年，日内瓦)。

互联网，而全球为 66%。最不发达国家多达 17% 的人无法接入固定或移动宽带网络。其余 47% 人口由于其他障碍，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的可负担性，仍然处于离线状态。平均而言，在最不发达国家使用互联网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昂贵。¹³ 此外，在数字鸿沟中存在着巨大的性别差距。例如，与男性相比，女性上网人数少了近 2.59 亿。根据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的数据，2022 年，只有 63% 的女性使用互联网，而男性为 69%。在低收入国家，性别差距甚至更令人担忧，其中 21% 的女性上网，男性为 32%，这一数字自 2019 年以来没有改善。¹⁴

22. 然而，越来越多的例子表明，区域、国家和地方各级的南南合作可以缩小数字鸿沟。例如，在区域一级，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开始实施东盟第四次工业革命综合战略，以指导其成员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另一个例子是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字化转型战略，该战略于 2022 年制定，旨在利用数字化卫生解决方案加强疾病监测和防治，改善整个非洲大陆的卫生保健服务。在阿拉伯国家，正在通过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的阿拉伯数字包容平台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该平台旨在实现残疾人的数字权利。

23. 关于科学、技术、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多利益攸关方论坛强调，需要重振国际合作，包括南南合作和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调动和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加快实现可持续复苏和发展。¹⁵ 在这方面，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根据一系列跨区域案例研究，绘制了科学、技术和创新领域的南南合作图，并分析了全球南方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状况。¹⁶ 该研究的结论是，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南南合作的信息很分散，需要收集大规模的数据，以了解这种合作的现状，并建议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科学、技术和创新系统进行分析，以便为系统改进和确定南南合作的机会制定路线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主持下，国际南南合作科学、技术和创新中心可以为在全球南方开展这种全面分析提供一个平台。

E. 扩大三方合作规模

24. 2022 年，经合组织和葡萄牙政府联合举办的三方合作年度国际会议的与会者得出结论认为，三方合作正在发展，并通过汇集北方和南方合作伙伴的互补优势和资源，继续为落实《2030 年议程》及其目标做出贡献。¹⁷ 各国政府及多边和国际组织仍然是三方合作的主要行为体，但越来越多的项目包含多个利益攸关方群体，包括政府间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慈善机构。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令人鼓舞的进展，还需要做出更多努力来挖掘三方合作的全部潜力。

¹³ 见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衡量数字发展：2022 年事实和数字-聚焦最不发达国家》(2023 年)。

¹⁴ 见国际电联，“性别数字鸿沟”，见 www.itu.int/itu-d/reports/statistics/2022/11/24/ff22-the-gender-digital-divide/。

¹⁵ See E/HLPF/2022/6.

¹⁶ See <https://unsouthsouth.org/2022/01/17/south-south-ideas-paper-mapping-south-south-cooperation-in-science-technology-and-innovation-for-theory-and-practice>.

¹⁷ See www.oecd.org/dac/triangular-co-operation/Summary_Lisbon_TRC_Oct22.pdf.

25. 在 2022 年发布的报告中, 经合组织指出, 非洲的三方合作正在增加。¹⁸ 截至 2021 年 2 月, 经合组织三方合作项目库¹⁹ 中所列项目的 33% 涉及非洲国家, 而 2016 年为 21%。该报告指出, 三方合作在应对非洲联盟《2063 年议程》中确定的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的三大趋势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这三大趋势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环境和气候变化以及人口变化(青年就业、城市化和国际流动), 报告还列举了三方合作如何已经在整个非洲大陆发生的例子。2022 年, 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指导说明, 以协助其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报告三方合作活动。

26. 一些发达国家为三方合作分配了专项资源, 或设立和管理三方合作基金, 并在 2022 年继续向这些基金捐款。这类基金的例子包括由德国联邦经济合作和发展部资助并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实施的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伙伴的三方合作区域基金, 以及由联邦部委托并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实施的与亚洲的三方合作基金。2022 年在这些基金下实施的项目包括一个在印度支持下为秘鲁社会方案的规划、监测和评价开发地理空间信息系统的项目, 以及一个根据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高埃塞俄比亚农业生产力的项目。

三. 联合国各实体执行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各项建议的进展情况

A. 继续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政策、战略和方案拟订

27. 根据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2022 年对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总部的调查,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战略和政策。2022 年, 73% 报告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具体实施方式纳入其全球战略计划和方案拟订工具, 75% 报告将其纳入其区域计划。

28. 开发署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列为发展合作的根本办法和开发署开展业务和思考未来发展的组成部分。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在其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中加强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作为方案成果加速器。2022 年, 人口基金还发布了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整体战略, 并发布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指标, 以指导其国家办事处的方案编制和活动。同样,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农发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署)和国际移民组织(移民组织)落实了战略计划和准则, 以进一步在国家一级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主流并使之制度化。2022 年,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发布了《2022-2025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行动准则》及其《2022-2025 年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执行计划》, 启动了监测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国家方案文件的进程。泛美卫生组织在 2022 年继续将南南合作制度化, 将这种合作作为一种跨领域方法纳入监测和评价其 2020-2025 年战略计划执行情况的准则。通过这一方法, 本组织 37 个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实体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 2022-2023 两年期工作计划。在整

¹⁸ https://triangular-cooper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22/10/OECD_Triangular-co-operation-with-Africa.pdf.

¹⁹ See www.oecd.org/dac/dac-global-relations/triangular-co-operation-repository.htm.

个 2022 年，工发组织致力于制定一项全面的组织战略，努力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保持一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以支持和鼓励与其成员国开展更多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举措。

29. 大会第 76/221 号和第 77/185 号决议给予联合国发展系统强有力的授权，要求其继续酌情在国家一级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藉此加速执行《2030 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大会促请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区域委员会合作，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区域合作框架，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主流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各区域委员会合作，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主流，包括为此类合作建立区域合作框架。

30. 根据这一任务，2022 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发展协调办公室和各区域委员会合作，为区域一级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联合国发展系统编写了指南，以支持它们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国家一级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区域一级的联合国规划和监测工具。

31. 鉴于各区域委员会的任务是促进各自地理区域内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它们将南南合作作为其工作的核心。2022 年，几个委员会报告了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法纳入其工作的进展情况。欧洲经济委员会报告称，其 2023 年方案预算提到了南南合作，表明为南南合作举措分配了明确的资金。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其区域方案文件中具体提到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

32. 根据大会第 77/185 号决议，联合国各实体确保其国家方案文件以南南合作全系统指导为依据，同时寻求进一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保持一致。例如，100%的农发基金国家方案文件、90%的人居署针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方案文件、87%的粮食署国家方案文件、80%的人口基金国家方案文件、约 60%的开发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国家方案文件、41%的工发组织国家方案文件以及 25%的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国家方案文件都包含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相关指标或活动。

33. 对调查作出答复的 115 个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中有 70%表示，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供支持的主要挑战是缺乏专用资源和能力。分别有 27%和 26%的受访者将缺乏国家一级的参与以及需要整体战略和政策列为其他主要挑战。

B. 加强网络，以促进知识共享、编纂良好做法、促成伙伴关系

34. 2022 年，联合国各实体继续加强网络，促进知识共享，编纂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良好做法，并促成南南伙伴关系。例如，开发署最近关于通过泛非团结加速疫情复苏的报告说明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如何在整个非洲大陆相互分享知识、技能和专长，包括融资和债务重组方面的知识、技能和专长，增强了非洲的疫情复原力。²⁰ 在国家一级，人口基金在印度-联合国发展伙伴关系基金的支持下，促进了摩尔多瓦共和国和印度之间的国家民事登记专家交流。在城市一级，

²⁰ 见开发署，《通过泛非团结加速 COVID-19 疫后复苏》(比勒陀利亚，2022 年)。

各区域委员会与人居署和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一起实施了一个 16 国家项目，在疫情期间和之后建设城市经济复原力，²¹ 包括促进城市之间的交流，支持市政当局制定经济复苏和复原力计划，并为实现这些计划确定可能的资金来源。

35. 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主办的南南银河继续用作联合国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知识共享和伙伴关系发展的全球在线平台。截至 2022 年底，它已为 500 多个注册实体提供服务(比 2021 年增加 25%)，并收录了 1 000 多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应对疫情的良好做法(比 2021 年增加 25%)。

36. 2022 年，许多联合国实体还继续编纂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面的良好做法。例如，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粮农组织合作，发布了粮农组织在农业发展方面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经验简编。²² 办公室还印发了一份介绍最不发达国家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良好做法的出版物，²³ 及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良好做法的第四卷。²⁴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在其志愿服务知识门户网站下推出了一个关于南南合作的单独专题部分，其中载有关于南南合作和志愿服务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数据和证据。

37. 在加强知识共享和中介伙伴关系网络方面，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在 2022 年开展了各种活动，包括与泰国政府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共同主办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为亚洲及太平洋总干事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论坛会议提供便利，以及开发和推出缩小技术合作供需缺口的虚拟平台——南南合作连接线。

38. 国际电联在其“妇女身为网络中的导师”方案范围内，联络网络安全方面的榜样，并将她们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才华横溢的妇女联系起来，使来自 69 个国家的 200 多名妇女接受了培训，与 86 名导师进行了配对。

39. 移民组织继续执行和发起新的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倡议，旨在通过能力发展、知识交流以及跨国界和区域或跨区域对话，推进发展中国家实现良好的移民治理。

40. 在 2022 年发布的最新报告中，伊比利亚美洲总秘书处确定了 2020 年和 2021 年开展的 1 168 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倡议。伊比利亚-美洲总秘书处支持组成伊比利亚美洲社区的 22 个国家。该报告是伊比利亚-美洲国家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良好做法的重要参考和来源。²⁵

²¹ See <https://urbaneconomicresilience.org>.

²² 见 www.fao.org/3/cc0678en/cc0678en.pdf。

²³ 见 www.unsouth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22/03/SSTC-Good-Practices-in-LDCs-EN.pdf。

²⁴ 见 See <https://unsouthsouth.org/wp-content/uploads/2022/09/Good-Practices-in-South-South-and-Triangular-Cooper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Vol-4.pdf>。

²⁵ See Ibero-American General Secretariat, *Report on South-South and Triangular Cooperation in Ibero-America 2022* (Madrid, 2023).

C. 推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政策制定

41. 联合国各实体继续促进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政策对话、研究和宣传。在全球一级，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继续担任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的实务秘书处，向会员国提供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挑战、趋势和机会的循证研究和分析，包括为委员会的审议和建议提供信息的报告。2022 年，该办公室开始筹备定于 2023 年举行的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为进一步推动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决策，该办公室在 2022 年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上举行了部长级对话。

42. 为进一步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政策进程和决议的主流，2022 年，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在大会第七十七届会议期间审查了第二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以确定将受益于根据会员国、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南南合作高级别委员会各项决定、秘书长报告所载建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22 年届会高级别部分和 2022 年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部长级宣言、²⁶ 及 77 国集团和中国部长级宣言²⁷ 提出的需要纳入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优先专题领域。因此，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在 2022 年被纳入 24 项决议。

43. 全球南方或以全球南方为重点的研究机构和智库继续为全球发展话语提供信息，包括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提出见解。通过“南南全球思想者”网络、一个由开发署和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支持的促进南南合作的智库和智库网络组成的全球联盟，在 2022 年联合国南南合作日之际发表了 10 份研究论文，并举行了一次全球政策对话。

D. 促进技术的开发、转让和传播

44. 2022 年，联合国发展系统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南南知识共享和协作，加强了促进技术开发、转让和传播的努力。例如，在粮农组织-中国南南合作方案下的一个区域南南合作项目支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12 个国家走出疫情，恢复农村生计和农业粮食系统。该项目支持农业粮食系统转型，有助于加强参与国生计的复原力和可持续性，特别关注农村地区、城镇和小城市中最脆弱的人口。²⁸

45. 同样，粮食署继续运作防治疫情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会基金，惠及亚美尼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喀麦隆、几内亚、吉尔吉斯斯坦、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以及粮食署-中国在厄瓜多尔、加纳、肯尼亚、秘鲁、刚果共和国和斯里兰卡发起的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全球实地试点倡议，其旨在提高小农的复原力，支持国家粮食体系转型。²⁹

²⁶ E/HLS/2022/1.

²⁷ See 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22.htm.

²⁸ 根据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开展的 2022 年联合国实体调查。

²⁹ 同上。

46. 开发署加速器实验室继续建设世界上最快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学习网络。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到金融交易、人种学和公民生成的数据，加速器实验室网络利用了广泛的来源，为全球南方提供信息并扩展发展解决方案。³⁰
47. 人口基金促进了整个非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人口普查技术的转让，这加强了国家普查机构的能力，降低了开展普查的成本。³¹
48. 儿基会扩大了与巴西的三方合作，包括在印巴南减缓贫困和饥饿机制的支持下，在安哥拉维纳市建设简化污水系统的项目。儿基会还向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提供援助，指导如何将政策和立法转化为儿童和青少年(包括移民)福利的社会保护方案。³²
49. 工发组织报告，2022 年实施了 203 个项目，这些项目采用南南和三方合作方法进行技术开发、转让和能力建设，包括通过工发组织南南工业合作中心及其技术合作组合中的项目。³³
50.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项目署)与会员国合作，向全球南方国家分发了 319 台净水器，包括伯利兹、佛得角、冈比亚、洪都拉斯、基里巴斯、黎巴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苏里南、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图瓦卢。³⁴
51. 全球南南发展中心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和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的一项联合举措，除其他外，该中心支持关于利用数字技术促进贸易一体化和通过建立科技园推进数字化转型的知识产品。此外，还为东非维多利亚湖盆地的生态系统整合、秘鲁的农村电气化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粮食系统复原力建设提供了小额赠款。
52. 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与国际电联共同完成了全球南方 COVID-19 数字创新挑战，其中确定了可以推广的创新数字解决方案，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疫情的级联效应。12 名获奖者获得了种子资金和一个导师计划，以支持他们将其数字创新推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奖者还被邀请参加全球南南发展博览会，与南方网络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进一步推进其创新的数字解决方案。
53. 开发署支持的阿斯塔纳公务员中心与经合组织合作，支持 9 个国家和几个国际组织重点提供公共服务，以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这是通过一个收集和传播经过试验和测试的适应发展解决方案的门户网站实现的。为此目的的创新包括，使用人工智能，特别是用于识别趋势、能力建设以及与客户设定的优先事项和具体的政府改革有关的研究。

³⁰ 同上。

³¹ 同上。

³² 同上。

³³ 同上。

³⁴ 同上。

E. 在制定衡量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新概念框架方面取得的进展

54.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果文件鼓励所有行为体应发展中国家请求，为南南合作信息和数据的收集、协调、传播和评价提供支持。为此，统计委员会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成立了发展支助计量工作组。工作组制定了一个衡量南南合作的自愿概念框架，作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7.3.1 的一个新指标，随后在 2022 年统计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获得通过。采用自愿概念框架意义重大，因为它进一步完善了对目标 17 的衡量，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共同方法，以更好地展示南南合作对《2030 年议程》的贡献，包括通过加强关于目标的国家自愿报告。

55.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司和四个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发展系统内外的其他伙伴一起开展了一个项目，支持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八个发展中国家通过衡量南南合作的金融和非金融形式来测试自愿概念框架，旨在加强这方面数据收集的国家协调，并就应用该框架衡量南南合作的可行性和挑战产生反馈。³⁵

四. 2020-2024 年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进展情况

56. 2020-2024 年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其执行行动计划为改善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各级的方案和业务支助的协调和政策统一提供一个具体框架。该战略旨在支持成员国的国内发展优先事项，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及其目标。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机构间机制下，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协调编制了一个监测框架，其中包括跟踪实现战略和行动计划五项预期成果进展的指标。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为获得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实体总部和驻地协调员对联合国发展业务活动的反馈进行的调查，以及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联合国各实体进行的调查，构成了用于报告上述指标的数据来源。

57. 共有 70% 对政府调查作出答复的全球南方成员国表示，它们正在提供南南合作，高于 2021 年的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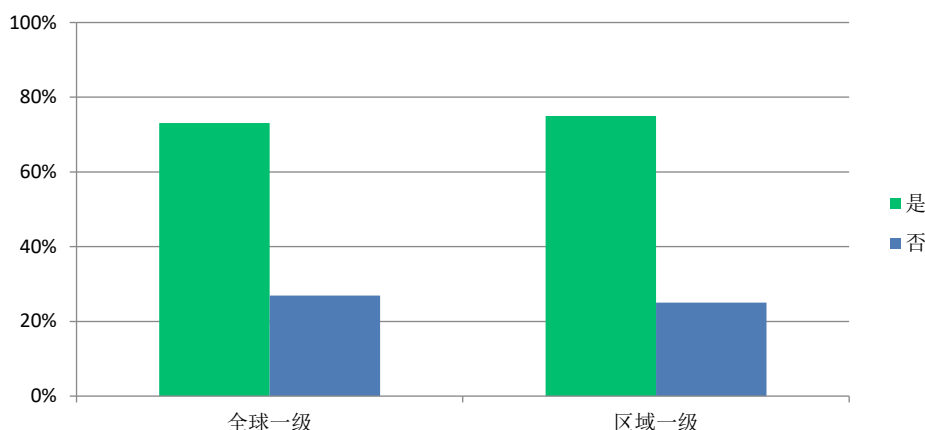
A. 成果 1：联合国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响应发展中国家应对具体发展挑战的需求的能力得到加强

58. 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正被纳入主流，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其他全球议程的具体实施方式，并被整体纳入大多数联合国实体的政策、战略框架和其他规划和方案编制工具(见图一)。

³⁵ See <https://unctad.org/project/quantifying-south-south-cooperation-mobilize-funds-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图一

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作为具体实施方式纳入其战略计划和方案拟订工具的联合国实体的百分比



资源来源：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对联合国系统各总部实体的调查，2022 年。

59. 在国家一级，联合国国家工作队报告了至少 20 项新制定的联合国共同国家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或适当的国家方案，其遵循了关于南南合作的全系统指导方针，并在 2022 年纳入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指标或活动。

60. 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技术和人员能力，以应对会员国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提供支持的请求，并报告系统对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和举措的支持，22 个联合国实体表示，它们已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成果纳入其机构报告。这比 2021 年的报告增加了 10%。

61. 根据上文报告的数据，联合国各实体在 2022 年实现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果 1 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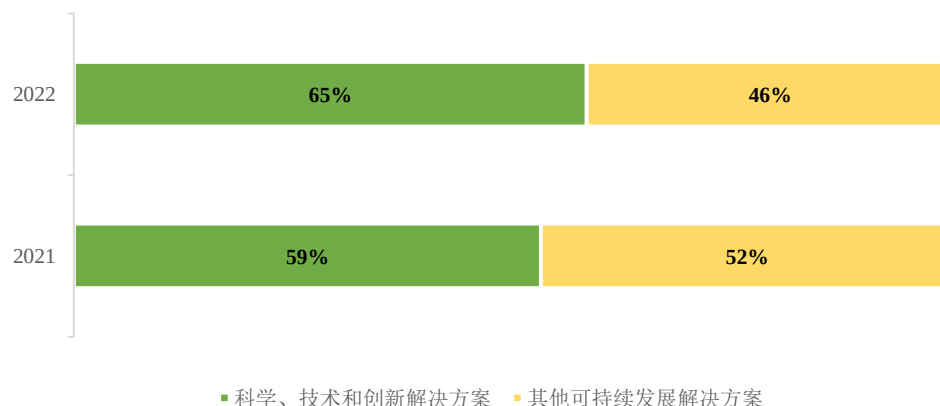
B. 成果 2：通过/为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强南方国家的机构、人力和技术能力

62. 关于加强南方会员国评估能力差距、确定其相对优势和匹配其他相关会员国的需求以及设计和实施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或举措的能力，2022 年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政府调查的 48% 的答卷人表示，他们已请求联合国支持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51% 表示，他们已获得此类支持。31% 表示，他们在建立或加强参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国家机构方面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这些数字与 2021 年收到的答复相似。

63. 关于加强南方国家确定、评价和记录南方成功发展解决方案和适当技术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的能力，报告自 2021 年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创新解决方案方面获得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的会员国百分比有所增加，但获得其他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支持的会员国百分比有所下降(见图二)。

图二

获得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包括通过循证研究，绘制、评价和记录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解决方案的国家



资源来源：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政府调查，2022 年。

64. 此外，关于通过南南合作得到支持的区域实体的数量，15 个联合国实体报告称，它们与全球南方的区域实体一道，在 2022 年共支持了 63 项举措，以发展和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大韩民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和湄公河委员会的联合倡议，该倡议通过加强各部门的发展方法和管理，继续加强生活在湄公河下游流域(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泰国和越南)的弱势社区获得水、食物和能源的机会。³⁶

65. 这些调查结果表明，联合国各实体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根据请求，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加强南方国家的体制、人力和技术能力。

C. 成果 3：发展中国家与南方决策者、机构、专业人员、民间社会、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组织之间更好地交流经验、专门知识、适当技术和适应性强的发展解决方案

66. 关于加强联合国系统的能力，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具和平台，包括数字平台，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学习和合作，促进交流全球南方成功发展解决方案的知识和经验，2022 年南南银河平台的年度用户数为 1 448 人，其中 617 人在 2022 年注册。2022 年，该平台的年访问量为 54 000 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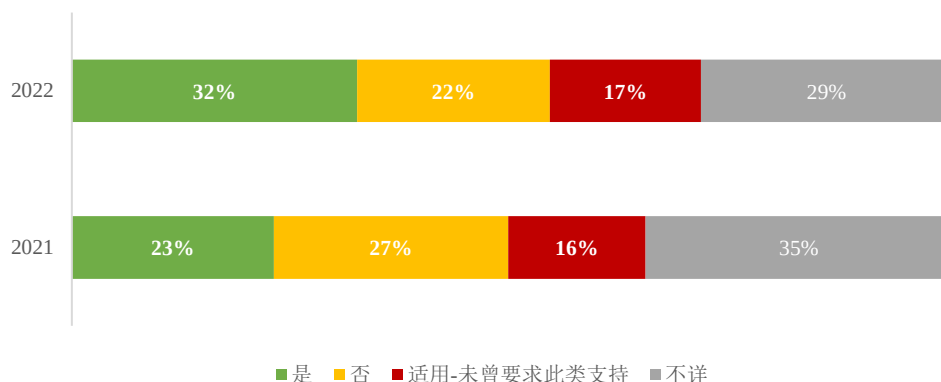
67. 在联合国发展系统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工具以及学习和推广平台，加强支持分享来自南方的有效和成功举措以及适应性强的发展解决方案和适当技术的知识和经验方面，自 2021 年以来，报告得到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以组织关于来自全球南方的解决方案的全球、区域或国家知识分享举措的会员国的百分比大幅增加(见图三)。此外，2022 年，联合国各实体报告已确定、记录和公布了超过

³⁶ See www.southsouth-galaxy.org/capacity-development/rok-unossc-facility.

44 个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良好做法。还报告了由联合国系统推动的 70 项区域知识共享举措。

图三

接受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组织关于南方解决方案的全球、区域或国家知识共享举措的国家百分比



资源来源：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关于联合国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政府调查，2022 年。

68. 根据 2022 年收到的关于成果 3 指标的调查答复，联合国各实体在实现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这一成果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D. 成果 4：进一步将南方观点和需要纳入全球和区域政策及国际发展合作

69. 关于加强联合国贡献的一致性和协调，包括通过区域合作平台，为全球和区域两级的相关政府间政策对话提供信息，以解决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包括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据报告，针对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联合国各实体进行的调查，2022 年，欧洲和中亚区域协作平台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年度工作计划。

70. 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加强对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的宣传、外联和交流，联合国各实体在 2022 年组织了 800 多项关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活动。仅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就报告，该委员会召集了 522 次关于可持续发展挑战和解决方案的知识共享活动，汇集了来自全球南方的广泛利益攸关方。

71. 根据 2022 年收到的关于成果 4 指标的调查答复，联合国各实体正在实现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果 4。

E. 成果 5：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伙伴关系及战略联盟调动财政和实物资源及专门知识，以扩大南南合作的影响

72. 联合国发展系统用于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的资源基础有所增加和多样化，以确保其长期可持续性，包括通过新的来源或创新的融资工具，使用制定了私营部门或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准则的指标进行衡量。六个联合国实体——人

口基金、劳工组织、移民组织、项目署、农发基金和人居署——报告在 2022 年制定了此类准则。

73. 鉴于现有数据有限，很难断定联合国各实体在 2022 年是否在实现成果 5 方面取得了进展。³⁷

74. 总体而言，按照为联合国全系统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的指标衡量，联合国各实体在实现五项成果的大部分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

五. 结论和建议

75. 全球团结和国际合作有助于人类安全和建设一个包容、公平与和平的世界，特别是帮助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我鼓励会员国、区域开发银行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加强国际合作，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从疫情中复，建立抵御未来社会经济冲击的能力。为此，必须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市政当局、民间社会、学术界、私营部门和慈善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以扩大南南合作范围和规模，促进可持续发展，包括通过三方合作。

76. 我赞扬联合国发展系统在利用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应对气候紧急情况方面取得的进展，并大力鼓励联合国各实体继续支持全球南方行为体在这方面在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伙伴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按照《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伙伴关系。

77. 我承认数字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并鼓励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促进数字合作的政策制定和推动数字转型举措，目的是通过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弥合数字鸿沟。至关重要的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数字化转型战略和一个有利的环境，有一个促进信通技术和创新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此外，数字技能的发展可以带来变革，所有人接入宽带互联网应该是一项基本权利。

78. 我赞赏会员国和联合国发展系统努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开发、转让和传播，并敦促它们加强这种合作，包括在不同区域和利益攸关方群体内部和之间建立专家和资源之间的协同作用。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合作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对于更好地获取技术和技术开发科学研究，满足其具体需求尤为重要。我还鼓励联合国系统通过强调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开发、转让和传播方面的良好做法，支持 2023 年 9 月在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和中国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峰会。

79. 我赞扬制定衡量南南合作的初步概念框架，并建议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努力提高认识，发展国家统计局和合作机构的能力，以便利用

³⁷ 在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对联合国各实体进行的调查中，对于联合国系统如何加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机构和机关、金融和非金融伙伴、公共和私营组织以及学术界之间建立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以便确定、谈判、制定、资助和落实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方案和举措这一问题，答复不足。这可能表明，这是一个复杂的指标，需要重新审视。

这一框架，在国家主导的机制基础上衡量南南合作。这应包括使用性别标记和指标，以加强将性别考虑纳入南南合作举措的主流。

80. 我呼吁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实体进一步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纳入其战略框架和规划工具，并敦促它们分配更多专门用于支持和促进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的财政资源。

81. 我鼓励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以及联合国南南和三方合作机构间机制、发展协调办公室和各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其他联合国实体分享实用指南，以促进在将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酌情纳入国家一级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合作框架和区域合作平台主流方面取得进展，支持会员国利用这些模式加快落实《2030 年议程》及其目标。

82. 我欢迎 2024 年 1 月举行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并敦促联合国发展系统支持会员国确保首脑会议取得成功。

83. 我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这是因为量化宽松政策增加，导致更多的公共支出借款，以应对疫情，随后利率上升，政府从非优惠来源借款增加，我敦促联合国在债务重组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帮助南方国家。
